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

魏 郡,林美卿,侯爱萍

(山东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摘 要:商品经济和工业社会的发展,使作为现实资产阶级利益辩护的大众文化异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奴役着人们的灵魂,掩盖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本质,加剧了大众对现存秩序的顺从。产生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援引和吸纳马克思、卢卡奇及弗洛伊德等思想的基础上,对大众文化内在的商品性、标准化和操纵性特征进行了一番系统而犀利的批判,形成了独特的建构路径。其批判虽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也在开辟研究新视域、激发后世批判意识及提供文化研究新理路等多个层面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关键词: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大众批判

中图分类号:G02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126(2021)05-0073-08

法兰克福学派是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为中心的学术社群,其创建于1923年。无论从理论建树还是从其代表人物的数量来看,该学派都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也是20世纪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该学派以社会批判理论著称,大众文化批判是其最富特色的主题之一,相关观点集中反映在阿多诺、马尔库塞、霍克海默等人的著作中。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虽然有些学者早于法兰克福学派,但对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系统性研究并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无疑还是法兰克福学派。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缘起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既有独特的历史语境,也有丰富的理论来源。经过马克思异化理论、卢卡奇物化理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等学说的滋养,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逐渐深入,最终形成了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背景

充满集权恐怖的法西斯德国和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美国是滋养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萌芽、发展的社会土壤。20世纪30年代,登上政治舞台的纳粹党开始对德国实行极权统治,利用经过艺术包装的意识形态操纵人们的灵魂。西方的标准和价值也开始与法西斯制度同流合污,德国社会的多元文化被法西斯制度的专制现实取而代之。作

[收稿日期]2021-08-24

[基金项目]2021—2022年度山东农业大学党建与思政工作研究重点课题“全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研究”。

[作者简介]魏郡(1996—),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林美卿(1963—),女,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侯爱萍(1970—),女,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意识形态研究。

为左派知识分子代表性团体的法兰克福学派因其言论的激进和成员的犹太血统,深受法西斯迫害,他们对这种残酷的独裁统治及在这种统治下产生的纳粹专制文化有着切肤之痛,开始走上了理论的激烈批判与抗争之路。1934年,他们怀着对德国社会的愤恨与失望来到号称“自由国度”的美国,却发现美国社会自由平等背后的实质也是文化对现存制度的认同和归依,单质文化仍是实现极权统治的利器,在这种文化渗透下的芸芸众生也无一例外的成为单向度的人。美国生机勃勃的大众文化在唤醒他们精英主义立场的同时,强化了他们“艺术与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加之他们在法西斯主义下建立起来的心理图式,使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愈加强烈。

(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来源

1.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学说

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问题来着手批判研究的。马克思认为异化是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即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的力量,反过来统治人、操纵人。在异化的社会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被彻底消解,人被迫片面发展,甚至是畸形发展。可以看出,马克思早期是通过剖析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状况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的,他力图将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化现象和这种现象的根源剖析统一起来,从而给出经济学和哲学完整统一的诠释。这种理性化的分析终将一种革命性的批判方式引入对现实社会病症的病理性分析和现实改造,从而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对准同一个目标,最终完成伟大的革命。

马克思在造就这种新型社会批判模式的同时也为后世提供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外科手术式的理论和实践的范例。他的这一学说对后来的社会批判家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马尔库塞曾指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仅是经济问题,还包括了人的实在的歪曲和丧失,马克思著作中提出的总体“异化”也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鲜明特征。

2.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其进行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及其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一理论的物化概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卢卡奇认为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他曾指出,随着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工人的劳动将失去意志,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本质属性,即人与人关系的痕迹。由此,劳动产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另一方面,卢卡奇认为人们劳动创造的物最终将反过来主宰人类。“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1]劳动产品由人创造,而人的生存和发展又不得不反过来依靠物和劳动产品,人和物的价值发生扭曲。卢卡奇物化理论的两方面内涵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出现的两种相反却又紧密相连的现象:人的价值丧失,而物的价值不断提升,物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人的价值。卢卡奇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存在的普遍现象,甚至渗透至人们的意识形态,从而导致意识的物化,即“阶级意识”。

法兰克福学派正是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中洞悉了大众文化的商品性、标准化等本质特性及资产阶级利用大众文化操纵人的现实境遇。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是物化体系的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并将其拓展深化。

3.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又一重要理论来源。弗洛伊德认为完整的人格由本我、自我、超我等三部分组成。为体现出心理结构的动力机制,他又将人的意识划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等三个层次^[2]。精神分析学说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话语体系的建构影响颇深,它使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深入到人们的心理层面。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社会心理学、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等理论的纵深发展也恰恰是在不同层面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整合过程中实现的。这一整合产生于理性工具化片面发展的社会文明语境,是对工业文明的重新审视及病理分析。

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理论使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从心理领域展开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与研究,对其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的深化意义重大。

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内涵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一个系统且丰富的理论体系,其中包含“肯定文化”“文化工业”“大众文化”等重要概念,也包括对大众文化多个特征的犀利批判,大致可归结为商品化批判、标准化批判和操纵性批判等三个方面。

(一)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相关概念

何谓“大众文化”呢?这一概念是1942年被法兰克福学派正式使用的,而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所著的《民众的反抗》一书中,后来它在美学、艺术等领域被频繁使用,继而引起不同层面的认知差异的产生,因此这一概念尚未得到统一的界定。比较普遍的理解大致有两种。一是指源于日常的原生形态的民间共同文化,是一个时期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或生活习惯,它强调大众是主体,自发性是主要形式。二是指与高雅文化、精英文化相对立的文化,在这一层面上它是低俗、落后的代名词。在现代文化批判理论中,大众文化这一范畴则与文化工业的概念大体相似,它是指凭借电视、报纸、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在大众中广为流行的通俗文化。这种文化是资本主义商品制度的一部分,其通过自身所具有的社会欺骗功能奴役人们的灵魂,维护现存秩序。

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大众文化时提出了“肯定文化”“文化工业”“大众文化”等三个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在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发展历程中,肯定文化是最早被使用的。在马尔库塞看来,肯定文化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是社会秩序的现实反映。在发达工业社会,新兴资产阶级将他们对自由社会的要求建立在人类普遍理性的基础上,为了解决与大多数人的利益矛盾,他们创造出了充当现实装饰品的“肯定文化”。这种表态的文化打破了观念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统一性,作为一种异化了的力量奴役人们的灵魂,培植支持统治的顺从意识,消解人们的反叛欲望,驱使大众思想与现实调和。“文化工业”则是法兰克福学派移居美国后形成的又一重要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了防止人们对大众文化望文生义而产生误解。他们指出,文化工业是产生于发达工业国家的娱乐工业体系,它颠覆了由康德确立的美学原则“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而代之以“有目的的无目的性”的信条^[3],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传播物化的文化产品,使标准化的文化成为独裁主义的帮凶,瓦解大众反叛意识,操纵人们喜好需求。

(二)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要义

1. 大众文化的商品化: 自主性与创造性的丧失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大众文化逐渐沦为赚钱的工具。现代西方社会作为一个高度成

熟的商业社会,商品化原则支配着社会的权利结构、生产分配乃至人们的思想观念。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文化商品化,市场经济不断席卷全球,使商品变成最锐利的武器,不断占领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当地球上再无可占领之处时,商品开始向人类社会的结构内化,作为商品对立物的文化也逐步被俘虏,最终成为商品本身。文化被纳入市场交换的轨道后,其生产和消费被价值规律所统摄,丧失了自身的自主性与创造性。“高层文化变成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它丧失了更大部分真理。”^[4]文化成为以赚钱为价值目标的文化快餐。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曾指出:“新奇的东西本不是商品,然而今天它已经彻头彻尾地变成商品了;艺术抛弃了自己的自主性,反而因为自己变成消费品而感到无比自豪。”^[5]¹⁶¹文化产品成为经济活动的附庸,经济效益取代艺术价值成为文化产品生产者的目标指向。生产者不断对现实做简单的再生产和复制,弱化大众的思考和创造能力。“资本主义通过满足大众的某些需求而消解了人们心底的更为基本的愿望。在此,文化工业阻碍了政治理想的生发。”^[6]追逐个人利益成为工具理性的重要表现,人逐渐成为经济动物,滋生了拜物性,精神世界的志向被消解,财富成为其主要甚至唯一的行为标准。推动文化发展的不再是人的需要,而是利润取向和市场需求。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大众文化的商品化特征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传播技术和手段的不断进步使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和广泛传播成为可能。文化产业迅猛发展,人们每天都在接受着杂志、电视、电影等传播媒介的宣传和渗透,大众文化日复一日的强大叫卖使消费者丧失了独立自主性,沦为消费的奴隶。“广告是生命的灵丹妙药”^[5]¹⁶⁶,它通过运用许多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细节描绘,加之图像、音乐渲染气氛,将产品包装得极其完美,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尽遐想。人们甚至认为只有不断消费才能实现自身的个体价值,与他人达到理想上的趋同,由此逐渐像离不开食物一样离不开文化产品,促使文化产品的大量生产成为必然。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文化与大众传媒的结合,特别是与广告的结合已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空前境界,广告变成了唯一的艺术品。毋庸置疑,这种艺术品的创造性是荡然无存的。

2. 大众文化的标准化:自由与个性的泯灭

大众文化泯灭艺术的特性。在分工还未出现的原始社会,艺术是同人的社会活动交织在一起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艺术逐渐与人的日常活动分离而获得独立性,超越琐碎的日常生计及程式化社会运动的特性使艺术显现出其高于生活的神圣性。也正是由于艺术与物质的疏离,艺术才获得了审视现实的空间和甄别现实的立足点,成为人们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和最具创造性的存在领域。真正的艺术是非功利性的,是人自由自觉本性的最深刻表现,是由人的内在超越特性创造出的与现存异化世界相对立的理想世界。它通过一种否定力量驱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人能够最大限度的在自由维度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本质,赋予艺术作品以生命力。“高层文化带有批判性、理想性,本来与现实相疏远、相脱离,而这种疏远化的特征正是高层文化能够保持与现实不同的另一向度的关键所在,现在也已经被克服。”^[7]作为实践特殊形式的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灵感的汇集和生活的感悟,艺术作品塑造出的形象本应是充满个性且具体可感,经得起时间考验且能与大众产生通感与共鸣的,但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社会,艺术不可避免地走向异化,艺术的超越、情感、形象等特性丧失殆尽。现存的文化风格大多趋于程式化。例如,作为文化工业典型代表的电影在技术理性的统治下实行标准化再生产,逐渐变为现存世界的肯定力,这样的电影被阿多诺愤怒地批判为“爸爸的电影”,其形象性与情感性不断被消解,

其中包含的超验想象和崇高理想更无从谈起,文化早已违背文化。

大众文化消解人的个性。美国流行音乐对其结构严加规范,只能在极小范围内变化,不断重复着相同的主题。霍克海默曾指出,大众文化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标准,肆无忌惮地生产各种复制品,“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5]158}。文化的复制过程扼杀了文化的个性,文化创作毫无自由可言。大众文化成为丧失了内在生命的干瘪的教化工具,陷入“他律”的罗网,完全同化于现实商业逻辑。大众文化泯灭了文化的自由与创新的同时,也泯灭了消费者艺术欣赏的个性和自主。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结构简单、旋律反复,像刻板的教条一样,使听众不由自主地产生千篇一律的机械反应。因此,艺术欣赏的独立自主性被不断销蚀,大众心理退化回原始的被动依附状态,从而滋长了对标准化产品的消费需求,人被动地融入社会和大众文化的既定框架中。

3. 大众文化的操纵性:反抗与超越维度的消解

大众文化的操纵性消解个体的超越维度。霍克海默认为,随着艺术深度的逐渐削减,娱乐产品无限制地按照自己的尺度调节着人们的类本质。他指出,现代人虽生活在民主的时代,但大众文化的影响却始终是单向的,个人难以影响文化的生产和传播,统治方式的特殊性使现存社会中大众文化的操纵性达到了其他统治方式无法企及的境地。文化工业中的每一个产品都成为经济机器上的一个标本,人们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与这些产品紧密相连。文化产品到处被使用,甚至在消遣娱乐时,也会被灵活地消费。在这种氛围下,大众文化不断向人们灌输着丧失否定性的文化,迎合在机械化劳动中疲惫人们的爱好与需求,描绘美好未来图景,使人们在支离破碎的生活中获得心灵慰藉,在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随波逐流,最终成为被文化工业塑造和操纵的傀儡。他们沉迷于感官松懈的愉悦,与现实认同,逐渐放弃对生活的思索和对生命的探讨,成为一个个社会生活的工具和“机械齿轮”。大众文化为了创造效益,成了刺激神经的兴奋剂,而人们为了片刻的享受,丧失了个体自由。

大众文化的操纵性消解个体的反抗维度,大众文化成为为统治和现实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化身成一种新的统治方式,使文化氛围充溢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过滤整个世界,支配一切领域。大众文化逐渐成为稳定现存社会秩序、操纵人们日常生活和内心的“社会水泥”^[8],它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其对人们控制的广度和深度是其他一些传统工具无法比拟的。大众文化的虚假性使人们陷入一种现实与伪现实的矛盾,一种既幸福又痛苦的矛盾,分不清何为现实的存在,何为真实的感受。从表面看来,现代文化产业提供了传统文化所不能企及的真实性,融入科学技术的电影电视将他们想传达的事无巨细地展现在人们眼前,但其目的恰恰在于掩盖大众文化的虚假本质。这种无形的力量驯化着人们的反抗情绪,备受压迫和剥削的人们只能“合理”地表达自己的愤怒与不满,而这种无关痛痒的言语表达永远不可能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因此,大众文化对人们的操纵是十分彻底且无孔不入的,社会不断按照统治阶级的规范和尺度塑造着他们所需要的认同现实的个人,人们被雕刻成一个个标准化的模型。正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指出的那样,“整个文化工业把人类塑造成能够在每个产品中都可以进行不断再生产的类型”^{[5]129},人们自得其乐地成为单向度的人。

三、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价值与局限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社会演化理论,在哲学层面上对文化逐渐

丧失超越性且沦为统治人的异化力量展开激烈批判,这既顺应社会发展规律,体现了历史的必然,又对文化发展具有历史性贡献。但是,丰富的历史思辨终究不能弥补其在社会历史具体性上的局限。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价值

1. 开辟文化研究新视域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回应了社会发展新阶段的理论诉求。其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扩展到一个有别于传统理论的新视域,即从深层次的文化根源上批判了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统治功能,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不仅利用经济和政治因素压迫和操纵大众,也逐渐将魔爪伸向文化领域,使真正的文化异化为一种人向现实归依的中介要素。其他学派及学者大多将重点放在对现存制度创造性的颠覆活动上,虽然承认资本主义的残酷本质,但却忽略了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操纵功能,所谓受众进行的“解读革命”也只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9]。法兰克福学派则深刻剖析了大众文化使压迫合法化的机理,亦在理论上给我们以深远启示,即要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问题,必须注重文化研究。

2. 激发后世批判意识

在被技术理性所统治的现存社会,工人阶级失去反抗斗志。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无力投身于变革现实的实践,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唤醒艺术的否定性来改造残酷的现实制度,用高尚文化引领人们走向理想世界,这无疑也是他们饱含深厚历史责任感的深刻体现。他们始终坚持人文科学的终极价值,即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压迫的反抗。他们坚定地认为大众文化通过操纵心理消解大众意志,提醒人们抵制文化快餐,时刻保持对生活的反思。这种立场也直接启迪了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存世界保持批判精神,如理查德·沃林在评价阿多诺的美学理论时指出,一旦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模糊了起来,那么艺术的批判潜力就要走向衰微,并且艺术本身将蜕变成某种证明工具,即晚期资本主义“幸福意识”的无批判的镜像^[10]。

3. 提供文化研究新理路

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其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奠基性和开创性理论不仅对西方文化研究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也为传媒及美学等研究领域提供丰厚的理论滋养。这种影响或表现为积极认同,或表现为激烈批判,但即使是对该学派理论持否定态度的研究者,也必然会将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作为靶子来论证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从传统哲学形态的纯思辨和形而上的哲学沉思中跳脱出来,上升到对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文化思考。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西方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试图消解文化多元化,侵蚀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文化面临同一性的威胁。因此,如何抵制文化霸权、提高自身竞争力成为我们必然要应对的挑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必然存在一种“媚俗”的冲动^[11]。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也被推向市场,其商品化也成为必然。当我们的创造性被不断消解时,当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气韵被大众文化所掩盖时,我们该如何区分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文化事业又该如何为经济建设服务^[12]?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必须探究的现实问题。法兰克福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视角,同时也警示我们文化作为一种有别于物质的精神形态,虽然必须以物质为基础,但绝不能将利益作为其衡量的唯一标准。

(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局限

1. 缺失辩证否定思维

物极必反,亘古如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局限也正是在于其对事物的理解过于极端。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存在商品化特征就必然丧失其文化性,存在操纵性特征就必然不能服务于大众。正是由于他们对压迫的认识过于深刻,才导致他们在理论上的反抗走向偏激;也正是由于他们对人类解放前景的过于忧虑,才导致该学派逐渐滑向深沉悲观主义的深渊。维尔默指出,阿多诺的困扰在于对同一性压迫的超越;这一困扰既使他目光敏锐,但同时也使他变得盲目^[13]。这一评价也同样适用于该学派的其他成员。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代表人物本雅明曾对技术复制的艺术作品的革命功能持乐观态度,但由于受到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强烈反对,加之其他因素的影响,最后他也转而认为大众文化具有反动作用。他们习惯于对大众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大众文化迎合大众需求仅仅出于物质利益,毫无其他价值。事实上,那些认同的需求、交往的需求也都是大众的真实需求。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彻底否定的态度必然是有失偏颇的。

2. 存有精英主义倾向

法兰克福学派将艺术与商品完全对立的观点无疑反映出其鲜明的精英主义立场,而这种观念的形成与其成员的背景有着密切联系。例如,阿多诺从小接受良好教育,深受古典音乐和思辨文化的熏陶,其骨子里必然是深爱“小众”文化的。在他看来,文化应该是高雅的,但在现实中文化生产却只是一味地追逐利润,进行着毫无价值的模式化生产,因此必然会对这种普遍性的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尽管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为丧失自主性的大众提供了一剂清醒剂,但其过于浓重的精英气把大众文化视为纯粹奴役大众的消极力量,企图以强调超越性价值的精英文化来突出贵族化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和批判向度,显然是错误的。

3. 具有理想主义色彩

法兰克福学派重思辨而轻经验,他们将关注点大多集中于理论的逻辑力量,而不是理论对异化现实的应对及理论在现实中的实践,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法兰克福学派虽然准确认识到了追求理想和崇高是艺术的真正精神之所在,但他们却过多地停留于表达自己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及主观批判,将精力倾注于对经典艺术的伤感与怀恋,没有真正立足于现实发展进行历史描述和客观研究,没有从文化自身的动态发展中探求其内在规律。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艺术与科技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利用科技来制造、传播文化产品,无论是在发达社会还是落后社会,大众文化都将是人们必然接受的社会存在。在这个维度上,法兰克福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显然是不合时宜且忽略了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的。

综上所述,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支劲旅,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对现实境遇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与理论解说,打开了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路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随着现代文明进程的不断推进,从神话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又受到工具理性的奴役,工业文明作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强大力量将世界卷入进来,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塑造着世界的基本面貌。产生于工业文明中的大众文化钳制着人的心理、消解着人的批判力。因此,该学派认为必须对大众文化进行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才能解蔽现代文明的矛盾、诊断社会病理,从而唤醒人们的革命意识。法兰克福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虽然在某些层面上也存在着局限性,但它对后世文化来说仍是振聋发聩且意义深远的。

[参 考 文 献]

- [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34.
- [2]熊哲宏.心灵深处的王国: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53.
- [3]姚文放.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症候解读”[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88-98,196.
- [4]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50-51.
- [5]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梁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 [6]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M].7版.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79.
- [7]刘红梅.技术控制与意识形态: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解读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8(1):17-21.
- [8]汪明峰.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旨归[J].社科纵横,2020(4):38-42.
- [9]姜华.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理论的比较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0(8):157-161.
- [10]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M].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32.
- [11]李刚,陈名财.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文化不同价值向度冲突的问题研究[J].世界哲学,2019(2):21-30.
- [12]王小岩.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启示[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2):48-50.
- [13]维尔默.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M].钦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82.

The Study on Critical Theory of Popular Culture of Frankfurt School

WEI Jun, LIN Meiqing, HOU Aiping

(College of Marxism,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and industrial society has alienated the mass culture as a defense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realistic bourgeoisie into an ideology which enslaved people's souls, covered up the cruel essence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and intensified the public's obedience to the existing order. On the basis of quoting and absorbing the thoughts of Marx, Lukacs and Freud, Frankfurt school, which came into being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has made a systematic and sharp criticism on mass culture's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l commodity, standardization and maneuverability, forming a unique construction path. Although its criticism has certain historical limitations, it also has certain progressive significance in opening up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stimulating the critical consciousness of later generations and providing a new way of cultural research.

Key words: critical theory of mass culture; Frankfurt school; cultural criticism; mass criticism

(责任编辑:师艳玲)